



15
1125
22



門 45
號 1125
卷 22

淮南內篇第廿一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要略

澱澆

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澱澆肌膚念孫案說文澆不滑也澱澆二字義不相屬澆當為漬隸書嗇字或作畫形與責相近故漬誤為澆澱漬與漸漬同言內則浹洽於五藏外則漸漬於肌膚也說文曰澱漬也廣雅同莊十七年公羊傳澱者何澱積也釋文積本又作漬

通迴

志九之二十一

一



使人知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閒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
統知變化之紀說符元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念孫
案通迴二字義不相屬迴當爲迴音字之誤也迴亦通
也通迴造化之母謂通乎造化之原也呂氏春秋貴同
篇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迴溝陸上德篇德迴乎天地
高注竝云迴通也今本迴字皆誤作迴辭見呂氏春秋史記倉公傳臣意
診其脈曰迴風集解曰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也迴洞
同音故迴或作洞俶真篇通洞條達卽通通也世人多
見迴少見迴故迴誤爲迴下文使人通迴周備其字正
作迴道藏本劉本如是他本皆誤作迴而莊本從之謬矣

竝明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
象於天句合同其血氣句與雷霆風雨句比類其喜怒
句與晝宵寒暑句竝明念孫案竝明二字後人所加也
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猶如也漢書高帝紀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顏師古曰與如也案古書多謂如日與詳見釋詞言血氣之相從如
雷霆風雨喜怒之相反如晝宵寒暑也後人不知與之
訓爲如而讀與雷霆風雨比類爲一句故又於晝宵寒
暑下加竝明二字以成對文耳不知合同其血氣比類
其喜怒相對爲文今以比類二字上屬爲句而其喜怒

三字自爲一句，則句法參差矣。與雷霆風雨與晝宵寒暑亦相對爲文。今加竝明二字，則句法又參差矣。且此文以生天爲韻，雨怒暑爲韻。今加竝明二字，則失其韻矣。又案取象於天爲句，合同其血氣爲句。漢魏叢書本改於天爲與天。莊本同以與下兩與字相對，則又誤以於天合同爲句矣。皆由不知兩與字之訓爲如，故紛紛妄改耳。

因作任

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念孫案，因作任督責，當作因任督責，謂因任其臣

而督責其功也。今本作字，卽任字之誤。而衍者耳。主術篇曰：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韓子揚榘篇曰：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呂氏春秋知度篇曰：因而不爲，責而不詔，竝與此因任督責同義。莊子天道篇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風氣

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念孫案，風氣本作風采。文選魏都賦：壹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李善曰：淮南子曰：同九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也。采，事也。是其證。後人旣改風采爲風氣，復刪去

高注以滅其迹甚矣其妄也且采與理始為韻若作氣則失其韻矣

擊危

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擊危句乘勢以為資清靜以

為常念孫案無所擊危者危與詭同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

篇詭作危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作司危星擊詭猶今人言違礙也謂

進退左右無所違礙也睽釋文曰詭戾也文選長笛賦

善注詭戾乖違貌主術篇曰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又

木擊折轉木戾破舟彼言無所擊戾此言無所擊詭其義一也作

危者俗字耳劉績不解無所擊危之義乃於無所下加

失字諸本及莊本同讀無所失絕句而以擊危二字下屬為句其失甚矣

結細說捍明事埒事

解墮結細說捍擗圉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念孫案墮亦

解也廣雅墮脫也論衡道虛篇曰龜之解甲蛇之脫皮

鹿之墮角是墮與解脫同義易林噬嗑之小畜曰關柝

開啓衿帶解墮是也細當為紐字之誤也紐亦結也楚

辭九歎王注曰紐結束也管子樞言篇曰先生不約束

不結紐是也說與脫同捍當為擇字之誤也隸書擇字或作擇與

捍相似見漢成陽靈臺碑擇與釋同墨子節葬篇曰為而不已操而

不擇易林恒之蒙曰郊耕擇耜有所疑止韓子五蠹篇
 布帛尋常庸人不釋論衡非韓篇引韓子釋作擇皆是
 也脫釋皆解也搏困者卷束之名考工記鮑人卷而搏
為縛一如填之縛謂卷縛韋革也說文稱紮束也困與困聲近而義同解墮結紐說擇搏
 困其義一也明事埒事下事字因上事字而衍明事埒
 者明百事之形埒以示人也高注繆稱篇曰形埒兆朕
 也故此注亦曰埒兆朕也

與塞而無為也同

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
 無為則異念孫案與塞而無為也下不當有同字此因

下文同字而衍

酒白

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
 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念孫案一盃酒白白字義
 不可通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引此白作甘是也言酒雖
 甘而蠅漬其中則人弗飲也隸書甘字或作自與白相
 似而誤漢西嶽華山亭碑甘澍弗布甘字作自見漢隸字原

不悅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
 高注曰悅易也念孫案如注義則悅當為悅他活反本經

篇其行悅而順情。彼注云：悅，簡易也。義與此注同。莊本改悅為說，未達高氏之旨。

服傷生而害事

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念孫案：服傷生而害事，文義未明。服上當有久字。厚葬久服相對為文。墨子節葬篇多言厚葬久喪。晏子春秋外篇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遁哀費日，皆淮南所本也。

纍

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纍，以為民先。莊云：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三十四、器物部九部十皆引此。纍，作畚插為是。此誤也。

念孫案：垂字誤而纍字不誤。纍，謂盛土籠也。垂，當為畚。今之鍬也。大雅緜傳云：揀，纍也。箋云：築牆者揀聚壤土，盛之以纍而投諸版中。纍字或作縶。說山篇：縶成城。高注云：縶，土籠也。韓子五蠹篇：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以為民先。此即淮南所本。耒與縶聲相近。耒，畚，即縶。畚也。孟子滕文公篇：蓋，縶反。縶，裡而掩之。趙注云：縶，裡籠畚之屬，可以取土者也。彼言縶裡，亦即此所謂縶畚也。廣雅裡管子山國軌篇：裡籠縶箕，縶亦與縶同。太平御覽引此，縶作畚，所見本異耳。不得據彼以改此也。垂者，畚之誤，非插之誤。俗書畚字，或作畚。見廣韻垂字，或作

垂

見漢富春丞張君碑

二形相似故甬誤為垂矣

開服

當此之時外陵者葬於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開服
生焉念孫案開與簡同莊子天運篇倉於苟簡之田釋文簡司馬本作開簡服
謂三月之服也宋書禮志引尸子曰禹治為喪法使外
於陵者葬於陵外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
是也道藏本劉本作開服他本開字皆誤作閑而莊本
從之謬矣文選夏侯常侍誄注及路史後紀引此竝作
簡服

恃連與國

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
稷念孫案連與二字連讀高注恃怙連與之國漢書武五子傳羣
臣連與成朋是也恃連與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皆三
字為句則連與下不當有邦字蓋涉注文而行

淮南內篇第廿一

淮南內篇舊有許氏高氏注其存於今者則高注非許注也前有高氏敘一篇天文篇注又云鍾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則其爲高注無疑其自唐以前諸書所引許注有與今本同者乃後人取許注附入非高氏原文也凡注內稱一曰云云者多係許注則其爲後人附入可知宋人書中所引淮南注略與今本同而謂之許注則考之未審也道藏本題許慎記上蓋沿宋本之誤是書自北宋已有譌脫故爾雅疏埤雅集韻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已多與今本同誤者而南宋以後無論已余未得見宋本所見諸本中唯道藏本爲優明劉績本次之其餘各本皆出二本之下茲以

藏本為主參以羣書所引凡所訂正共九百餘條推其致誤之由則傳寫譌脫者半馮意妄改者亦半也有因字不習見而誤者若原道篇先者踰下則後者躄之躄女展反故高注云躄履也音展非展也而各本乃誤爲躄矣凡據諸書以正今本者具見於本條下後皆效此兵略篇涉血躄腸興外扶傷躄亦履也而各本又誤爲屬矣齊俗篇穿窬拊槌扣墓踰備之姦扣戶骨反掘也各本扣誤爲抽墓誤爲箕高注扣掘也掘字又誤爲握則義不可通兵略篇母扣墳墓藏本扣字又誤爲扣矣說山篇鐔鼎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鐔讀若彗高注曰小鼎也各

本鐔誤爲錯又誤在鼎字下矣說林篇設鼠者機動鈞魚者泛杙泛鈞浮也杙讀若兀動也機動則得鼠泛動則得魚故高注云杙動動則得魚也而各本杙字乃誤爲杙矣使但吹竽使工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拙人也讀若癰疽之疽字從且不從旦故高注云但讀燕言鉏同也而各本乃誤爲但矣使但吹竽使工厭竅者厭於葉反與擊同一指按也言使但吹竽而使樂工爲之按竅也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而各本工字遂誤爲氏矣脩務篇墨子蹠蹠而趨千里蹠讀若決高注蹠蹠疾行也趨走也各本蹠誤作跌高注又

誤作跌疾行也。蹠趨走也。則義不可通矣。以一餉之故絕穀不食。餉卽噎字也。而各本乃誤爲飽矣。藜藿之生。曠曠然日加數寸。藿徒弔反。卽今所謂灰藿也。藜藿之高過人。故云日加數寸。世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藿。而各本藿字。遂誤爲藿矣。泰族篇。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吠於交反。與咬同。淫聲也。字從夭。而各本乃誤作吠矣。有因假借之字而誤者。覽冥篇。蚺鱓著泥百仞之中。蚺鱓與鼃鼃同。各本蚺鱓誤爲蛇鱓。則與下文蛇鱓相亂矣。道應篇。孚子治直父三年。孚子卽宓子賤也。宓孚聲相近。故字相通。而各本乃誤爲季子矣。有因古字而誤

者。時則篇。孟秋之月。其兵戍戍。古鉞字也。而各本乃誤爲戈矣。齊俗篇。煎敖燎炙。齊味萬方。齊讀爲劑。味卽甘受和之和。味與味字相似。而各本遂誤爲味矣。脩務篇。感而不應。敏而不動。敏古迫字也。而各本乃誤爲攻矣。有因隸書而誤者。時則篇。具楛曲筥筐。高注。楛。特也。三輔謂之楛。案楛讀若朕。架蠶薄之木也。隸書楛字或作楛。而各本遂誤爲撲矣。覽冥篇。井植生楸。溝植生條。本經篇。山無峻榦。林無柘楸。楸古槩字。伐木之更生者也。隸書楸字或作梓。而各本遂誤爲梓矣。精神篇。樣桷不斲。素題不枿。樣卽今橡栗字也。隸書樣字或作樣。而各

志九之二十二
三
本遂誤爲樸矣。本經篇芟野莽，長苗秀。高注：莽，草也。隸書莽字或作莢，而各本遂誤爲莢矣。道應篇於是飲非，敦然瞋目攘臂拔劍。隸書眞字或作真，與冥相似。而各本瞋目遂誤爲瞑目，且誤在敦然之上矣。汜論篇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夸矜也。隸書夸字或作夸，而各本遂誤爲本矣。兵略篇疾如鏃矢。高注：鏃，金鏃翦羽之矢也。隸書侯字作侯，佳字作佳，二形相似。而各本鏃字遂誤爲鏃。下文疾如鏃矢，何可勝偶。鏃字又誤爲鏃矣。說林篇，故解粹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枕。批，竹甚反。滾擊也。字從宀，宀讀若淫，故高注云：批，擊枕椎。隸書宀字或作

宀，宀字或作宀，二形相似。而藏本枕字遂誤爲仇。劉本又誤爲仇矣。有因草書而誤者。齊俗篇，柱不可以摘齒。筵不可以持屋。高注：筵，小簪也。案筵讀若延，言小簪可以摘齒，而不可以持屋也。筵與筐草書相似，而各本遂誤爲筐矣。有因俗書而誤者。原道篇，欲宀之心，亾於中。則飢虎可尾。宀，俗肉字也。藏本宀誤作寅，而各本又誤作害矣。齊俗篇，夫水積則生相，倉之魚。土積則生自。宀之獸。宀，亦肉字也。而各本又誤作宀矣。天文篇，日行九艸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離以爲朝晝昏夜。離者，分也。俗書離字作離，各本則脫其右半而爲禹矣。汜

論篇姦符節盜管璽高注璽印封俗書璽字作金而各本遂誤爲金矣詮言篇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定也俗書定字作宀而各本遂誤爲之矣說林篇若被蕞而救火鑿竇而止水俗書鑿字作鑿各本則脫其下半而爲毀矣有兩字誤爲一字者說林篇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其之疾也賊心亾也賊害也亾無也言狂者與嬰兒皆無害人之心也各本亾也之也誤爲山又與亾字合而爲出矣有誤字與本字竝存者主術篇鳴夜撮蚤察分秋豪蚤或誤作蚤又轉寫而爲蚊而各本遂誤作撮蚤蚊矣道應篇豐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

垢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鐵字或省作鉞因誤而爲鉞而各本遂誤爲金鐵鉞矣有校書者旁記之字而闌入正文者兵略篇明於奇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譏祥資讀若該奇資者奇祕之要非常之術也校書者不曉奇資之義而欲改爲奇正故記正字於資字之旁而各本遂誤爲奇正資矣說林篇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步與故爲韻趨與趨爲韻隸書趨或作趨故淮南書中趨字多作趨校書者以說文趨趙之趨音馳故旁記馳字而各本遂誤作趨曰何趨馳矣有衍至數字者倣眞篇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也湍瀨旋淵之深不

能畱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注之險不能難也。各本不能
禁也。下衍唯體道能不敗六字則上下文皆隔絕矣。有
脫數字至十數字者原道篇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
而賢知者弗能避有所屏蔽也。高注云以諭利欲故曰
有所屏蔽也。各本正文脫有所屏蔽四字則注文不可
通矣。道應篇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具於
強臺莊王不往明日子佩跣指北面立於殿下云云各
本脫子佩具於強臺至明日十二字則上下文不可通
矣。汜論篇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以帷為衾牛
有德於人者其死也葬之以大車之箱為薦各本葬之

下脫以帷為衾四字牛下脫有德於人者五字葬下脫
之字大車下脫之箱二字則文不成義矣。說山篇魄問
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
魂曰無有魄曰無有何得而聞也各本何得而聞上脫
魄曰無有四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一淵不兩蛟一棲
不兩雄一則定兩則爭高注云以日月不得並明一國
不可兩君也各本脫一棲不兩雄以下十一字又脫去
注文則一淵不兩蛟句孤立無耦矣。說林篇或謂冢或
謂隴或謂筮或謂簠名異實同也頭蚤與空木之瑟名
同實異也各本脫名異實同也五字則義不可通矣。人

閒篇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
爲傷者戰鬪者也不傷者爲縱之者傷者受大賞而不
傷者被重罪各本脫傷者戰鬪至縱之者十三字則上
下文不可通矣夫上仕者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
後求名太宰子朱之見終始微矣仕與士同各本仕上
脫上字先避下又脫患而後就利至太宰子朱十六字
則上下文不可通矣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
以滅其家其夜乃攻虞氏大滅其家各本脫其夜以下
十字則敘事未畢且與上文虞氏以亾句不相應矣有
誤而兼脫者原道篇輕車良馬勁策利鋌高注策筮也

鋌筮末之箴也鋌讀炳燭之炳鋌竹劣反炳如劣反藏
本鋌誤作鍛注文誤作策筮也未之感也鍛讀炳燭之
炳則義不可通矣有正文誤入注者主術篇故善建者
不拔言建之無形也此引老子而釋其義也各本言建
之無形也六字皆誤作注文矣說林篇疾雷破石陰陽
相薄自然之勢各本自然之勢四字誤入注則上二句
爲不了語矣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燕
適子懷於荊精相往來也各本精相往來也五字亦誤
入注矣有注文誤入正文者道應篇田鳩往見楚王楚
王甚說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惠王而說之高解子

以節云予之將軍之節各本此六字誤入正文因見之下惠王之上則文不成義矣人閒篇非其事者勿勿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高解非其名者勿就云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而各本此九字皆誤入正文矣有錯簡者天文篇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其加弔西則陰陽分日夜平矣各本其加弔西三句錯簡在下文帝張四維運之以斗一節之下則既與上文隔絕又與下文不相比附矣有因誤而致誤者傲真篇昧昧楸楸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楸讀若懋高注云楸楸欲所知之貌

也昧昧楸楸一聲之轉各本楸楸誤作昧昧字書所無也而楊氏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昧字引淮南子昧昧楸楸矣主術篇夫寸生於稊稊生於日稊與秒同秒禾芑也各本稊誤為稊字書所無也而吳氏字彙補乃於禾部收入稊字音粟引淮南子寸生於稊矣齊俗篇夫蝦蟇為鴉水蠃為螳高注螳蜻蛉也隸書螳字或作螳因誤而為螳字書所無也螳讀若蔥蔥字俗書作葱校書者記葱字於螳字之旁因誤而為葱傳寫者又以葱字誤入正文故水蠃為螳各本皆誤作水蠃為螳葱後人又為之音曰音矛音務皆不知何據而字彙補遂於

虫部收入噍字音矛又於艸部葱字下注云音務引淮南子水蕞爲噍葱矣譬若水之下流燦之上尋也燦讀若標火飛也燦之上尋猶言火之上尋各本燦誤作煙而藝文類聚引此亦作煙且在火部煙下則唐初本已誤矣兵略篇推其摺摺摺其揭揭高注摺摺欲仆也揭揭欲拔也摺古搖字因其欲仆而推之故曰推其搖搖隸書摺字或作摺各本遂誤作摺字書所無也而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摺字引淮南子推其摺摺矣說山篇弊算甌甄高注甄甌帶甄讀甌甌之甌也甄甌皆從圭聲故讀甄如甌各本甄誤作甄字書所無也高注甌甌

之甌又誤作甌甌之甌而古音餘遂於梗韻收入甄字引高注甄讀甌甌之甌矣說林篇遽契其舟桅高注桅船弦板桅讀如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汜之汜也范與危草書相似故各本桅字皆作桅而古音餘遂於陷韻收入桅字引淮南子遽契其舟桅音汜矣有不審文義而妄改者原道篇乘雷車六雲輓謂以雲輓爲六馬也後人不曉六字之義遂改六雲輓爲入雲輓矣主術篇夫華駟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捕兔不如狼契契公八反狼契皆犬名也後人不知狼契爲何物而改爲豺狼其失甚矣齊俗篇故六騏驥四駛騏以濟江河不

若窾木便者處勢然也。窾木謂舟也。古者謂所居之地曰處勢。言乘良馬濟江河不若乘舟之便者。處勢使然也。後人不識古義而改處勢爲處世。其失甚矣。道應篇故莊子曰。朝秀不知晦朔。高注。朝秀朝生暮歿之蟲也。後人依今本莊子改爲朝菌。不知淮南自作朝秀。不得據彼以改此也。脩務篇。夫亭歷冬生而人曰冬歿。歿者眾。薺麥夏歿而人曰夏生。生者眾。亭歷薺麥皆冬生夏歿。故互言之。後人不知亭歷爲何物而改爲橘柚。其失甚矣。有因字不習見而妄改者。齊俗篇。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跢鑠。鑠讀若萃。甬也。跢。蹋也。故高注

云。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也。後人不識鑠字而改鑠爲鑠。不知鑠爲大鉏。鉏以手揮不以足蹋也。說山篇。視日者眩。聽雷者聵。聵。女江反。耳中聲也。後人不識聵字而改聵爲聵。其失甚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改者。道應篇。跢之徒問跢曰。盜亦有道乎。跢曰。奚適其有道也。適讀曰音。言奚音有道而已哉。乃聖勇義仁智五者皆備也。後人不知適與音同而誤讀爲適。齊適楚之適。遂改有道爲無道矣。有不審文義而妄加者。覽冥篇。夫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夫燧陽燧也。故高注曰。夫讀大。夫之夫。後人乃誤以夫爲語詞。而於燧上加陽字矣。汜

論篇故使陳成常鳴夷子皮得成其難後人於陳成下
加田字而不知田卽陳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
務爲剛毅見剛毅者亾則務於柔懦於亦爲也而後人
又於於下加爲字矣人閒篇曉然自以爲智存亾之樞
機禍福之門戶智卽知字也曉然以下十六字連讀後
人不識古字而讀曉然自以爲智絕句又於智下加知
字以聯屬下文各本然字又誤在自字下則更不可讀
矣故善鄙同誹譽在俗趨舍同逆順在君此言善鄙同
而或誹或譽者俗使然也趨舍同而或逆或順者君使
然也後人不達乃於兩同字上加兩不字則意相反矣

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
自罰也而戰武必死戰武戰士也必與畢同言戰士皆
致死也淮南一書通謂士爲武後人不達又於武下加
士字必下加其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加者本經
篇異貴賤差賢不經誹譽行賞罰賢不卽賢否也後人
不知不爲否之借字遂於不下加尙字矣泰族篇天地
之性物也有本末性物卽生物也後人不知性爲生之
借字乃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又於物也上加天地之
生四字其失甚矣有妄加字而失其句讀者泰族篇趙
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

故句 國語曰云云後人誤以故亾國絕句遂於國上
加其字矣要略曰進退左右無所擊危危與詭同詭戾
也主術篇曰舉動廢置無所擊戾意與此同劉績不解
無所擊危之義而於無所下加失字讀無所失絕句而
以擊危下屬爲句其失甚矣有妄加數字至二十餘字
者天文篇天有九野五星八風五官五府此先舉其綱
而下文乃陳其目後人於八風下加二十八宿四字又
於注內列入二十八宿之名而不知皆下文所無也又
下文星分度一節乃紀二十八宿分度之多寡非紀二
十八宿之名後人不察又於其末加凡二十八宿也六

字斯爲謬矣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元武在戌
白虎在酉後人於此下加蒼龍在辰四字而不知蒼龍
卽太陰也泰族篇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後人於天
地之道上加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數樂之失也淫
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六句此取詮
言篇文而增改之也不知下文自有易之失鬼樂之失
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伎春秋之失訾六句若
先加此六句則文旣重出而義復參差矣河以透蛇故
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此以河之透
蛇山之陵遲論道之優游也後人於道以優游句上加

入陰陽無爲故能和七字則與透蛇陵遲優游之義咸
不相比附矣有不審文義而妄刪者道應篇敖幼而好
游至長不渝解渝解猶懈怠也後人不知其義遂以至
長不渝絕句而刪去解字矣人閒篇城中力已盡糧倉
匱武大夫病武大夫士大夫也淮南書謂士爲武後人
不達遂刪去武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刪者人閒
篇此何遽不能爲福乎能讀曰乃言何遽不乃爲福也
後人不知能與乃同遂刪去能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
而顛倒其文者人閒篇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
貴智而讀曰能言危不能安患不能解則無爲貴智也

後人不知而與能同遂改爲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
矣有失其句讀而妄移注文者說山篇無言而神者載
無也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
聽高解有言則傷其神云道賤有言而多反有言故曰
傷其神據此則當以則傷其神絕句其之神者三字乃
起下之詞之此也言此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
也後人誤以則傷其神之神者爲句而移注文於之神
者下則上下文皆不可讀矣有既誤而又妄改者汜論
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葵之與莧則論人易矣
玉與石葵與莧皆不相似故易辨也俗書葵字作葵美

字作美葵之上半與美相似因誤而爲美後人又改爲美之與惡則不知爲何物矣人閒篇噴然而歎噴然卽喟然隸書賁字或作賁形與貴相似故噴誤爲噴而後人遂改爲憤矣脩務篇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挖以元錫摩以白旃則鬢眉微毛可得而察挖讀若槩高注云挖摩藏本正文挖字誤作粉注文挖字又誤作於劉本又改於摩爲摩磨則誤之又誤矣秦族篇捷吻而朝天下捷與插同吻與習同古笏字也插笏摺笏也隸書捷字或作捷形與挺相似故藏本捷字誤爲挺吻字又誤爲吻朱東亮本改挺吻爲摺笏義則是而

文則非矣聘納而取婦冠絕而親迎俗書冠字作冠與初字相似故藏本冠絕誤爲初絕而劉本又改爲絨絕矣有因誤字而誤改者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知化矣知化謂知事理之變化也化誤爲礼而後人遂改爲禮矣詮言篇自身以上至於荒芑亦遠矣自夙而天地無窮亦滔矣兩亦字皆誤爲尔而後人遂改爲爾矣有旣誤而又妄加者倣眞篇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歸蠃適足以翾翾許緣反小飛也翾誤爲翾後人遂於翾下加翔字不知歸蠃之飛可謂之翾不可謂之翾翔也覽冥篇治日月之行律陰陽之氣高注律度也此三字傳

寫誤在律字之下陰陽之上以致隔絕上下文義後人遂以律字上屬爲句而於陰陽上加治字矣主術篇不智而辯慧懷給則乘驥而或懷與懷同或與惑同高注云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乘驥而或不知所詣也懷佞也傳寫以懷誤爲懷乘誤爲棄或誤爲式後人又於式上加不字則文不成義矣人間篇孫叔敖病且歿且字因與病字相連而誤爲疽後人以下文謂其子曰云云乃未歿以前之事故又於歿上加將字而不知疽爲且之誤且卽將也有旣誤而又妄刪者主術篇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南面而王天下焉藏本作王

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顛倒不成文理劉本又刪去王字則誤之又誤矣人間篇或直於辭而不周於事者或虧於可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周亦合也謂不合於事也隸書周與害相似故藏本周誤爲害而劉績不達遂於害上刪不字矣下文曰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周於事者也卽承此文言之傳寫誤爲不用於事而後人又改爲不可用矣有旣脫而又妄加者主術篇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藏本脫而字劉績不能補正又於制開闔下加之門二字矣詮言篇故中心常恬漠不累其德累讀負累之累傳寫脫去不字後

人又誤以累爲累積之累遂於累下加積字矣有既脫
而又妄刪者天文篇天地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合
氣和者爲雨藏本上句脫地字劉本又刪去下句天字
則是以風屬天雨屬地其失甚矣有既衍而又妄加者
汜論篇履天子之籀造劉氏之冠冠上誤衍貌字後人
遂於籀上加圖字以與貌冠相對而不知圖籀不可以
言履也有既衍而又妄刪者主術篇主道員者運轉而
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方者論
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藏本臣道
方者作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

以上十字
藏本原文

其員者運

轉而無六字乃涉上文而衍劉績又讀臣道員者爲句
運轉而無方爲句而於方下刪者字則誤之又誤矣有
既誤而又改注文者原道篇夫蘋樹根於水高注蘋大
萍也正文蘋字誤作萍後人遂改注文之蘋大萍爲萍
大蘋以從已誤之正文矣有既誤而又增注文者傲眞
篇辯解連環辭潤玉石高注潤澤也正文辭字涉注文
而誤爲澤後人又於注文潤澤也上加一澤字以從已
誤之正文矣精神篇故覺而若昧生而若死昧讀若米
高注昧厭也楚人謂厭爲昧厭卽今魘字傳寫以昧誤
作昧後人遂誤讀爲暗昧之昧而於注內加暗也二字

矣說山篇人不小覺不大迷高注小覺不能通道故大迷也兩小覺竝誤爲小學後人又於注文小學下加不博二字以牽合正文矣秦族篇故因則大作則細矣高注能循則必大也欲作則小矣古作字爲佗形與化相似因誤爲化後人又於注文欲作上加化而二字矣有旣誤而又移注文者地形篇曰天地之間九州八柱下文曰八絃之外乃有八極高注八極八方之極也正文八柱誤爲八極而後人遂移八極之注於前以從已誤之正文矣道應篇輪扁斲輪於堂下高注輪扁人名正文輪扁誤爲輪人而後人遂移注文於下文輪扁曰云

云之下矣詮言篇蘇秦善說而亾身高注蘇秦於齊也正文亾身誤爲亾國後人又移注文於亾字之下國字之上則是以亾字絕句而以已誤之國字下屬爲句其失甚矣有旣改而又改注文者原道篇干越生葛絛高注干吳也劉本改干越爲于越并改高注而不知于之不可訓爲吳也九疑之南民人勸髮文身以像鱗蟲勸讀若鑽又讀若攢高注勸翦也後人不識勸字遂改勸髮爲被髮并改高注而不知被之不可訓爲翦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慰怨讀爲苑苑慰皆病也故高注云慰病也後人改怨慰爲怨懟并改高注而不知懟之

不可訓爲病也。地形篇夸父取耳，高注，取讀褶衣之褶。後人改取耳爲眈耳，并改高注，而不知眈之不可讀爲褶也。汜論篇，周棄作稼穡，高注，周棄，后稷也。後人改正文，周棄爲后稷，又改注文爲稷，周棄也。斯爲謬矣。兵略篇，西包巴蜀，東裹郟邳，高注，巴蜀，郟邳，地名。後人改邳爲淮，并改高注，而不知淮乃水名，非地名也。伐檮棗而爲矜，檮而善反，高注，檮棗酸棗也。後人不識檮字，遂改檮爲棘，并改高注，而不知棘非酸棗也。有旣改而復增注文者，道應篇，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高注，九垓，九天也。後人改之上爲之外，又於注文九天下加之外二

字矣。詮言篇，三關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高注，三關，謂會視聽。後人改三關爲三官，又於注文三關上加三官二字，其失甚矣。有旣改而復刪注文者，時則篇，迎歲於西郊，高注，迎歲，迎秋也。後人依月令，改迎歲爲迎秋，又刪去注文矣。繆稱篇，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爲大田，高注，大田，田官也。後人改大田爲大政，又刪去注文矣。詮言篇，秦無所監，謂之狂生，高注，秦，持也。所監者，非元德，故爲狂生。秦，古握字也。後人改秦爲持，又改注文之秦，持也，爲持，無所監，并刪去秦，古握字也。五字矣。秦族篇，故張瑟者，小弦絙，而大弦緩，高注，絙，急也。後人依

文子改組爲急又刪去注文矣有旣脫且誤而又妄增者人閒篇故黃帝止其元珠使離朱攫剝索之攫搏也剝與掇同拾也故高注云攫剝善於搏拾物藏本正文脫攫字注文作剝搏善拾於物脫誤不成文理劉績不達乃於正文剝上加捷字斯爲謬矣有旣誤且改而又改注文者倣眞篇確扈炫煌高注確讀曰唯扈讀曰戶藏本確誤作確扈誤作扈注文誤作扈讀曰扈劉績不能釐正又改確爲確并改高注而不知確之不可讀爲唯也譬若周雲之龍從遼巢彭薄而爲兩高注彭薄蒞積貌也藏本彭薄誤爲彭薄劉績又改爲彭薄并改高

注而不知彭薄乃水聲非雲氣蒞積之貌也兵略篇夫栝淇衛箇輅載以銀錫雖有薄高之幘腐荷之櫓然猶不能獨穿也高注櫓大盾也案腐荷之櫓不能穿謂矢不能穿盾也傳寫以櫓誤爲矰矰卽矢也則義不可通後人不知矰爲櫓之誤乃改不能獨穿爲不能獨射以牽合矰字又改注文之櫓大盾也爲矰猶矢也以牽合正文甚矣其謬也有旣誤且衍而又妄加注釋者兵略篇發如猋風疾如駭電駭下衍龍字電字又誤作當後人遂讀疾如駭龍爲句而以當字屬下讀且於駭龍下妄加注釋矣若夫入韻之字或有譌脫或經妄改則其

韻遂亾故有因字誤而失其韻者原道篇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牧與得爲韻高注牧養也各本牧誤作收注文又誤作不養也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俶眞篇茫茫沆沆是謂大治沆胡朗反高注茫讀王莽之莽沆讀水出沆沆白之沆茫茫沆沆疊韻也各本作茫茫沆沆則非疊韻矣兵略篇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沆沆孰知其藏渾渾沆沆雙聲也且沆與象量藏爲韻各本作渾渾沆沆則既非雙聲而又失其韻矣天文篇秋分雷臧蟄蟲北鄉臧古藏字與鄉爲韻各本臧誤作戒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覽冥篇臥倨

倨興眴眴眴卽盱字高注眴眴然視無智巧貌也眴眴與倨倨爲韻各本眴眴作眴眴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齊俗篇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承會不如竹算承讀爲烝謂烝飯也算博計反竹算所以蔽甌底也算與蜈爲韻各本承誤作函算誤作篔又脫竹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道應篇西窮窅冥之黨東關鴻濛之兂關讀曰貫鴻濛之兂謂日兂也東方爲日所出故曰東貫鴻濛之兂兂與鄉爲韻藏本關誤作開各本兂字又誤作先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於是乃去其瞽而載之朮解其劒而帶之笏高注朮鷙鳥冠也知天

文者冠鵠尤卽鵠之俗字與笏爲韻各本尤誤作木注文鵠字又誤作鶩則旣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詮言篇動有章則訶行有迹則議訶謂相譏訶也訶與議爲韻隸書訶字或作訶因誤而爲詞則旣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熱大暑爍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熱與烈爲韻各本熱暑二字互誤則旣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兵略篇是謂至旂窈窈冥冥孰知其情旂卽旌旗之旌旌與精古字通至旌者至精也旌與冥情爲韻各本旂誤爲於則旣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說山篇髡屯犁牛旣科以橢橢他果反與羈犧河爲

韻高注云科無角橢無尾俗從牛作𦏧𦏧又誤而爲𦏧𦏧則失其韻矣有因字脫而失其韻者原道篇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網網不若無形之像網與像爲韻各本繳不若下脫去四字則旣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兵略篇同欲相趨同惡相助同欲同惡相對爲文欲趨爲韻惡助爲韻各本同欲下脫相趨二字相助上脫同惡二字則旣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因字倒而失其韻者原道篇游微霧鶩忽悅悅與往景上爲韻各本作悅忽則失其韻矣蟠委鎔紵與萬物終始始與右爲韻各本作始終則失其韻矣倣真篇馳於外方休乎內宇宇與野

園兩父女爲韻各本作宇內則失其韻矣天文篇閉關
梁決罰刑刑與城爲韻各本作刑罰則失其韻矣精神
篇視珍寶珠玉猶礫石也石與客魄爲韻各本作石礫
則失其韻矣兵略篇不可制迫也不可量度也度與迫
爲韻各本作度量則失其韻矣人閒篇蠹豕剖柱梁騷
啗走牛羊梁與羊爲韻各本作梁柱則失其韻矣有因
句倒而失其韻者脩務篇契生於卯啟生於石石與射
爲韻各本啟生於石在契生於卯之上則失其韻矣有
句倒而又移注文者本經篇直道夷險接徑歷遠遠與
垣連山患爲韻高注云道之阨者正直之夷平也接疾

也徑行也傳寫者以直道二句上下互易則失其韻而
後人又互易注文以從之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淮
南亦如此則唐時本已誤矣有錯簡而失其韻者說山
篇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螿蟻藜藿爲之不采
故國有賢臣折衝千里此言國有賢臣則敵國不敢加
兵亦如山之有猛獸園之有螿蟻也各本故國有賢臣
二句錯簡在下文形勞則神亂之下與此相隔甚遠而
脈絡遂不可尋且里與采爲韻錯簡在後則失其韻矣
有改字而失其韻者原道篇四時爲馬陰陽爲騶高注
騶御也騶與俱區驟爲韻後人依文子改騶爲御則失

其韻矣天文篇正月指寅十一月指子一歲而而終而復始指寅者顛頊所起也至丑而一而指子者殷所起也至亥而一而故指寅指子皆一歲而而且子與始爲韻後人改十一月指子爲十二月指丑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精神篇靜則與陰合德動則與陽同波波與化爲韻後人依原道篇改爲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則失其韻矣汜論篇其德生而不殺予而不奪殺與奪爲韻後人改殺爲辱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室屋此二句以木屋爲韻下三句以宇而暑爲韻後人多聞宮室寡聞

室屋而改室屋爲宮室則失其韻矣諡言篇故不爲好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已循天之理好醜道爲韻始已理爲韻後人依文子改好爲善則失其韻矣泰族篇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仁義義與和隨靡爲韻後人改仁義爲義理則失其韻矣有改字以合韻而實非韻者道應篇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爲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憇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此以度舍居故爲韻後人不知舍字之入韻而改德將爲三字爲德將來附以與度爲韻則下文若美二字文不成義矣且古音度在御部附在候部附與度非韻也

有改字以合韻而反失其韻者說林篇蕪鄉之社易爲肉黍蕪國之稷易爲求福社黍爲韻稷福爲韻後人不識古音乃改肉黍爲黍肉以與福爲韻而不知福字古讀若偈不與肉爲韻也槁竹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不出難與然同此以水與火隔句爲韻而鑽與難掘與出則於句中各自爲韻後人不達而改弗掘不出爲弗掘蕪泉以與難爲韻則反失其韻矣有改字而失其韻又改注文者精神篇五味亂口使口厲爽高注厲爽病傷滋味也此是訓厲爲病訓爽爲傷爽字古讀若霜與明聰揚爲韻後人不知而改厲爽爲爽傷又改注

文之厲爽爲爽病甚矣其謬也說林篇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議高注議人譏非之也宜議二字古音皆在歌部後人不知遂改議爲譏以與宜爲韻并改高注而不知宜字古讀若俄不與譏爲韻也有改字而失其韻又刪注文者要略曰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采高注風俗也采事也采與理始爲韻後人改風采爲風氣并刪去注文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加字而失其韻者秦族篇至治寬裕故下不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賊害也言政寬則不爲民害也匿讀爲隱謂民無姦慝也匿與賊爲韻後人於賊上加相字匿下加情字則

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句讀誤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要略曰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句合同其血氣句與雷霆風雨句比類其喜怒句與晝宵寒暑句與者如也言血氣之相從如雷霆風雨喜怒之相反如晝宵寒暑也暑與雨怒為韻後人不知與之訓為如而讀與雷霆風雨比類為句遂於與晝宵寒暑下加竝明二字以對之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且脫而失其韻者秦族篇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及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於亡國淫心為韻色國為韻各本作

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錯謬不成文理又脫去及其衰也以下十六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且倒而失其韻者秦族篇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瑋瑁瑤碧玉珠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嘔濡殊珠濡渝為韻藏本雨露所濡以生萬殊誤作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瑤碧玉珠又誤在翡翠瑋瑁之上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且改而失其韻者覽冥篇田無立禾路無積莎金積折廉璧襲無羸羸璧文也與禾莎為韻積莎誤為莎積後人又改羸為理則失其韻矣道應

篇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眴讀曰
眩與天爲韻藏本則眴誤作無眴朱本又改眴爲矚則
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而又加字以失其韻
者說林篇予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纒纒讀若墨索也
纒與佩富爲韻纒誤爲纏後人又於纏下加索字則既
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脫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
說山篇詹公之釣得千歲之鯉鯉與止喜爲韻千歲之
鯉上脫得字則文不成義後人不解其故而於千歲之
鯉下加不能避三字則失其韻矣脩務篇蘇援世事分
別白黑黑與福則爲韻分下脫別字遂不成句後人又

於黑下加利害二字而以分白黑利害爲句則既失其
句而又失其韻矣以上六十四事略舉其端以見例其
餘則遽數之不能終也其有譌謬太甚必須詳說者具
見於本條下茲不更錄以省蘇文若人所易曉者則略
而不論嗟乎學者讀古人書而不能正其傳寫之誤又
取不誤之文而妄改之豈非古書之大不幸乎至近日
武進莊氏所刊藏本實非其舊其藏本是而各本非者
多改從各本其藏本與各本同誤者一槩不能釐正更
有未曉文義而輒行刪改及妄生異說者竝見各條下竊恐
學者誤以爲藏本而從之則新刻行而舊本愈微故不

得不辯高注囊括六藝旁通百家訓詁既詳音讀尤審
急氣緩氣閉口籠口諸法實足補前人所未備然瑜不
拚瑕亦時有千慮之一失若原道篇精通於靈府與造
化者爲人人者偶也說見本條下後皆放此言與造化者爲偶也
高注訓爲爲治則誤以人爲人民之人矣倣真篇人莫
鑑於沫雨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乃流雨之誤
流雨與止水相對爲文而高注乃以沫雨爲雨潦上覆
甌矣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
於儻句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儻疲也謂躬行仁
義而不免於疲也高以儻身二字連讀而釋之云儻身

身不見用儻儻然也則下文猶不能行也五字文不成
義矣時則篇夏行冬令格格讀日落謂草木零落也而
高注乃讀爲度閣之閣謂恩澤不下流矣覽冥篇夫瞽
師庶女位賤尚菴尚主也菴卽麻泉之泉尚泉卽周官
之典泉言典泉爲賤官而瞽師庶女又賤於典泉也而
高注乃以菴爲泉耳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湛讀曰淫
酒淫溢者東風至而酒爲之加長也而高乃以酒湛二
字連讀而訓爲清酒矣大衝車高重壘衝車所以攻重
壘所以守也而高注乃以重壘爲京觀矣廝徒馬圉鞞
車奉饗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

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舛格胡客反輓車
之橫木也謂困極而仆身枕輓車之木而舛也高注以
格爲榜牀則與上文全不相屬矣本經篇德交歸焉而
莫之充忍也充忍卽充物物滿也德交歸焉而莫之充
滿所謂大盈若虛也高乃以忍也二字別爲句而訓忍
爲不忍矣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羸鏤雕琢詭文回波淌
游瀼泮菱杼紵抱菱杼皆水草也杼讀曰芋謂三稜也
畫爲菱芋在水波之中故曰淌游瀼泮菱杼紵抱高注
以杼爲采實采實卽椽栗斯與菱不類矣繆稱篇故唱
而不相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戴讀曰載載行

也言上有其意而不行於下者誠不足以動之也故下
文曰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高訓意爲恚聲戴爲嗟則
與下文不合矣道應篇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句若
亾其句若此馬者絕塵弭徹高以若亾絕句則其一
二字上下無所屬矣此筦子所謂身飛而準繩者各本
誤作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準字俗書作准因誤
而爲維高注云從下繩維之則所見本已誤爲維矣汜
論篇管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將相句
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相與柄黨行爲韻高
讀大臣絕句而以將相屬下讀則句法參差而又失其

韻矣。詮言篇周公殺腴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縣，腴奴
低反，有骨醢也。穀俎實也。腴豆實也。穀腴鍾鼓，皆各爲
一物。隸書從奭從需之字多相亂，故腴誤爲臠，而高注
遂以臠爲前肩矣。說山篇，文公棄荏席。句後黥黑，黥黑
謂面黑之人也。棄荏席一事，後黥黑又一事。高乃以六
字連讀而釋之云：棄其臥席之下，黥黑者矣。脩務篇說
堯舜禹文王皋陶契啟史皇羿九人，而總謂之九賢。又
謂堯舜禹文王皋陶爲五聖，契啟史皇羿爲四俊。文義
本自明了，祇因啟生於石，高本誤作禹生於石，遂爲之
注云：禹母脩已感石而生禹，而徧考諸書，皆無禹生於

石之事。且九賢之內無啟，則祇有八賢，而四俊祇有三
俊矣。乃又據上文之神農堯舜禹湯，而以湯入五聖，又
據上文后稷之智，而以稷入四俊，不知彼此各不相蒙
也。凡若此者，皆三復本書而申明其義，不敢爲苟同，亦
庶幾土壤之增喬嶽，細流之益洪河云爾。嘉慶廿年歲
在乙亥季冬之廿日，高郵王念孫書，昔年七十有二。

杭州愛日軒刻字

余曩未講求金石文字家藏漢隸亦甚少前官運河道時友人以漢碑拓本相贈余因於殘闕剝落之中推求字畫凡宋以後諸家所已及者略之有其字而未之及與誤指爲佗字者補之凡二十五事名曰漢隸拾遺蓋當時目尚未衰故注視久之亦能得其一二今則并此而不能矣益以見讀碑之時適當力能讀之時爲可幸也兒子引之請以付梓因綴數語以質於當世之通金石文字者道光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高郵王念孫敘
昔年八十有八

傳云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又順帝紀云改失厥和陰陽
隔并郎顛傳云歲無隔并太平可待陳蕃傳云并隔水
旱之困并隔猶隔并也又翟酺傳注引益都耆舊傳云
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隔并參同契亦云湯遭厄際水
旱隔并是漢人多有隔并之語劉瑜傳云天地之性陰
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此說隔并二字之義最
明蓋水旱不節皆謂之隔并此云蝗旱鬲并則專指旱
災言之并字碑文本作𠄎故與我字相似黃氏改書作
𠄎則非其原文矣第四行乃耑道要本祖其原翁黃皆
以耑為來字案乃耑道要義不可通王氏蘭泉金石萃
編改為乃耑道要

亦非此字碑文本作耑其首筆作曲形自右而左與上文
由是之來作耑者不同耑即求字謂求道之要而本祖
其原也斥彭長田君斷碑究
道要義與此同求字篆文作耑隸作求又
變而為耑與來字相似而不同此碑字體在篆隸之間
故作耑張遷碑紀行求本求字作耑是其證呂刑惟貨
惟來馬融本來作求注云求有求請賅也蓋漢律有受
賅之條即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即經所云惟
求也二者相因故馬注云云以兼釋惟貨惟求之義求
字傳寫作耑故與來字相似而某氏傳遂訓為往來之
來失之矣求來二字書傳多互譌管子任法篇富人用
金玉事主而求貶小稱篇以求美名今本求

字皆譌作來孟子離婁篇舍館定然後來見長者乎史
記李斯傳來丕豹公孫支於晉今本來字又皆譌作求
隸釋所載成陽靈臺碑云厥後堯來祖統慶都告以河
龍碑陰云來索忠良揆其文義皆本是求字而洪氏不
言與求同則直以為來字矣今世所傳雙鉤本亦作堯
來祖統蓋自宋以降不復知來為求之異文故傳寫皆
作來也

開母廟石闕銘

右開母廟石闕銘延光二年立篆書有二層下層前有
題名十二行其銘詞則上下各廿四行在河南府登封
縣北十里

題名弟一行諸家皆未之見中有二月二字弟二行之
未乃潁川郡陽四字川上一字已泐以漢志考之知是
潁字弟三行之首乃城縣二字城字已泐縣字右邊泐
左邊缺連上行讀之則為潁川郡陽城縣也縣下一字
是為字右邊微缺翁氏兩漢金石記以此為縣字非也
弟四行之首是治字右邊已泐左邊泐字尚存其末連
上行讀之則為為去聲開母廟興治神道闕少室石闕銘
亦云興治神道矣弟五行之首乃是京兆二字京字上
半已泐但存下半兆字作北尚分明連上行讀之則為
大守京兆朱寵已見大室石闕銘漢碑題名固有書郡
不書縣者禮器碑有

京兆劉安初武氏虛谷授堂金石跋謂是杜陵二字則
尤其明證也非其原文矣

銘詞前十二行皆以四字爲句弟一行□□□□防
百川弟一字是昔字下半已泐而上半分明弟三四
是共工二字其字雖模糊而可辨工字分明防上一字
是範字上半竹字模糊而下半韋字分明弟二行□□
□原原上一字是其字雖模糊而可辨案周語曰昔共
工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墜高湮庫以害天
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韋注
曰稱舉也舉遂共工之過謂障洪水也卽此所云昔□

共工範防百川柏鯀稱遂□□其原也弟三行□□□
功弟一字是禹字下半模糊而上半分明此說禹治水
之事故曰禹□□功疏河寫元水色黑故曰元也弟四
行□□□文弟一字是成字上半戌字分明唯□字模
糊弟三字是無字篆作𠄎上半雖模糊而下半林字可
辨合觀之乃是成秩無文四字弟二字雖泐然在成與
無文之間其爲秩字無疑此言洪水旣平而祀典畢舉
也雜詁曰成秩無文謂不在禮文者皆秩次而祀之九
山甄旅成秩無文皆用尚書之文猶言望于山川徧于
羣神耳爰納□山辛癸之間山上一字是塗字雖字首

稍泐而大段分明卽皋陶謨所云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也弟五行同心濟口濟下一字篆作𨾏讀為艱尾之尾

說文𨾏鳥解切陋也從𨾏菴聲菴籀文𨾏字籀文作𨾏碑則省

𨾏為𨾏又借為艱尾之尾字或作隄言啟母與禹同心

以濟尾運也崔瑗司隸校尉箴曰以濟難隄魏都賦曰能濟其尾弟六行□□□

正正古文正字與上民下秦為韻漢人多以真庚通用

也杞繒漸替王氏蘭泉金石萃編曰繒與鄆同鄆亦姒

姓之國慨禹後之衰故云杞鄆漸替其為借用字無疑

王翁皆誤為繪字王且於繪下注云疑卽檜字何其疏

歟案蘭泉說是也凡左傳鄆字穀梁傳皆作繒又周語

云杞繒由大姒魏策云繒恃齊以悍越史記夏本紀贊

云禹後有杞氏繒氏漢書地理志云東海郡繒故國禹

後皆其證矣左傳哀八年鄆人漚菅考工記晄氏注引作繒人漚菅是鄭所見左傳亦作繒也

弟七行□□□亨亨上是聖漢禋三字聖漢二字雖模

糊而可辨禋字左邊尚存右邊聖字上半模糊而下半

分明亨卽享字周語曰精意以享禋也漢立啟母廟而

祀之故曰聖漢禋享於茲馮神也兩漢人奏疏及漢碑中多稱聖漢弟

八行口祥符瑞弟一字葉氏井叔嵩陽石刻記王氏虛

舟題跋竝以為貞字翁氏以為原字案碑文作原乃貞

字非原字貞祥卽禎祥也作原者篆體小異耳靈支槌

生支與枝同卽下文所云木連理也而葉王翁皆以靈
支爲靈芝誤矣廣韻支在五支芝在七之今音雖若近
似而古音絕不相通故從支從之之字古無通用者此
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第九行口口口化
化上一字是鬻字上半模糊而下半分明鬻與育同育
化者生化也樂記毛者孕鬻鄭注曰鬻生也唯陰陽爲
能生化故曰口口鬻化陰陽穆清也第十行口口口口
弟四字是盈字上半多泐而下半分明景氏說嵩以爲
寧字非也寧爲古甯字上從山從心今碑文上半及字
仍存其尾明是盈字非寧字與雲降雨口口口盈言膏

淨滿盈也第十一行相口我君相下一字葉王以爲有

字翁以爲心字案相肩我君文不成義碑文作席明是

宥字非肩字但右邊稍泐耳宥卽祐字宥字修辭篇

擇天之所宥擇之之所富宥與祐同高異

宗富字又爲作當辨見管子神若宥之語古曰宥

故曰福祿也

自重口以下

口口口口化

以爲慕字是

夷慕化

是而字與下句而字字雖模糊而可辨弟廿一行
口口口口靜上是其清二字其字模糊而可辨清
字上半模糊下半分明其清靜三字正與下句其脩治
對文也九域少其脩治翁云少字顧王二家俱闕未錄
案說文也子結少也讀若輟正當援是銘以詰義爾案
九域少其脩治義不可通余謂少讀爲九有有截之截
玉篇廣韻廣雅音少字並音子謂九域之內截然脩治
也作少者假借字耳大雅常武篇截彼淮浦七傳曰截
治也商頌長發篇海外有截鄭箋曰截整齊也四海之
外率服截爾整齊正義引王肅云截然整齊治下文

九有有截箋曰九州齊一截然皆謂治也元鳥篇奄有

九有韓詩作九域

見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

則九有有截韓詩亦必

作九域

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注有域也漢書律麻志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域有古同聲而

通用說見釋詞

故曰九域截其脩治義本韓詩也晉書樂志四

廂樂歌曰九域有截是其明證矣弟廿二行口口口口

口福福上一字是祈字其左示右斤之末尚分明此言

祀啟母以祈福故下句卽云祀聖母庠山隅也弟廿三

行神口亨而飴格亨上是禋字字雖模糊而可辨禋享

二字已見上文精意以享則神降之福故曰神禋享而

飴格釐我后以萬祺也

北海相景君銘

右北海相景君銘漢安二年立并陰俱八分書篆額在
濟甯州儒學中弟五行根道核藝核與菱同漢書五行
志孕毓根核師古曰核亦菱字是也漢隸字原隸辨於
人聲二十一麥核字下引此文則誤讀為果核之核矣
弟七行辨秩東衍辨秩即堯典之平秩也周官馮相氏注仲春辨秩
東作疏云據衍讀曰埏集韻云埏方也辨秩東衍猶言
平秩東方耳衍字古讀若延故與埏通周官大祝衍祭男巫望祀望衍鄭注並讀為延唐風椒聊篇蕃衍盈升一切經音義十九引作蕃延弟九行鴉梟不鳴鴉與鴟同隸釋
漢隸字原鴉字並誤作鴉唯隸辨不誤梟字上從鳥隸

釋隸辨從俗作梟誤也說文梟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

之從鳥在木上俗省作梟俗書梟字作鳥梟字作鳥誤與此同傳寫說文

者因誤為梟後人不知又改其注為從鳥頭在木上以

牽合已誤之篆文謬矣俗書梟字其上半鳥形已具但

無足耳何云鳥頭在木上乎說文梟字在木部玉篇以

梟是鳥名遂改入鳥部是玉篇梟字亦從鳥也而今本

玉篇亦誤為梟廣韻以下並同張參五經文字說此字云從鳥

在木上隸省據此則說文梟字本從鳥而注內本無頭

字明矣今經傳中梟字皆從俗作梟唯此碑作梟中間

四點分明與說文從鳥在木上之解相合足證五經文

字之不謬而隸釋隸辨復誤作梟若非此碑至今尚在
誰能正其失乎陽湖孫氏淵如云縣首於木上謂之梟首故梟字從鳥頭在木上念孫案梟首字本作梟從到首今借梟鳥字為之非其本字也日至捕梟磔之木上故其字從鳥在木上非謂縣其首於木上也何得云鳥頭在木上乎孫又謂從鳥在木上則是巢字非梟字案說文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此釋其義非釋其字也若釋其字則下從木而上象巢形故說文云巢從木象形謂象鳥巢在木上之形非謂從鳥在木上也且巢為象形之字故云從木象形巢為會意之字故云從鳥在木上豈得謂從鳥在木上即是巢字乎
第十二行獻歛實絕奄忽不遑不下當是遲字其右邊犀字之末二筆尚存奄忽疾貌也商頌長發傳云不遲言疾也說文溢奄忽也奄忽不遲猶今人言溢逝也遲與危回摧歸哀何憂為韻於古音正協或以為違字於

義疏矣第十四行大命口期寔惟天口諦審碑文天下是授字與下文就畱為韻上文云于何穹倉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寔為之是其證也

碑陰上列第十四行平壽淳于闔闔即闔字隸書豆字或省去上畫如張遷碑豎字作豎石經尚書殘碑於戲字作戲是也隸續隸辨直書作闔則非其原字矣中列第十一行營陵力遑力即力字廣韻力字注云又姓黃帝佐力牧之後隸書力字或從篆作力錄此碑者或作多遑非也古有力姓無多姓諦視碑文明是力字非多字也

敦煌長史武班碑

右敦煌長史武班碑建和元年二月立并額俱八分書
在濟甯州嘉祥縣武氏祠中第六行追昔劉向辯賈之
徒辯即班字也外黃令高彪碑亦云章文檐施類乎班
賈班班辯古字通荀子君道篇善班治人者也韓詩外
傳班作辯字亦作辨士虞禮記明日
以其班神鄭注
古文班或為辨

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

右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建和二年十一月立并額俱
八分書在漢中府褒城縣棧道中磨崖第六行上則縣
峻屈曲流顛下則入冥窟與傾同窮輸淵冥者淡也言水

從高入淡也豫上六冥豫釋文引王廙云冥淡也爾雅
冥幼也孫炎本幼作窈注云冥淡闇之窈也見小雅斯
干正義
太元達初一中冥獨達范望云心淡稱冥論衡道虛篇
云其書淡冥奇怪是冥與淡同義平阿涼泥常蔭鮮晏
涼即泉蔭即陰字晏溫也言平阿之地水泉泥凜常寒
少溫也小爾雅云晏陽也呂氏春秋誣徒篇云心若晏
陰喜怒無處太元踦贊云凍登赤天晏入黃泉范望云
凍至寒也晏至熱也漢書郊祀志云至中山晏溫封禪
書晏
作曠廣雅
曠煥也是古謂溫煖為晏也漢隸字原讀平阿涼為
句隸辨讀涼泥常蔭為句皆失之第七行臨危槍礪槍

音七羊反。錫音唐。說文云：錫，跌錫也。一曰：槍也。廣韻云：跌，錫行失正，錫與錫通。惡，虫，蕪，狩，狩與獸同。隸釋以蕪爲斨字，非也。蕪與懲同。方言：懲，惡也。郭璞音方滅反。字亦作斨。後漢書：董卓傳：斨，腸狗態。李賢云：言心腸斨惡也。續漢書：斨作懲。懲亦惡也。惡，虫，懲，獸互文耳。蚺，蝮毒。蝮，蝮音大結反。字本作跌。爾雅：跌，蝮，郭璞云：蝮屬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蝮子蝮，猶惡也。蝮與曼通。魯頌：閔宮傳云：曼，長也。蚺，蝮毒。蝮言毒長也。說文：跌，蝮也。蛇毒長。今本譌作蛇。惡毒長也。據爾雅釋文所引及玉篇注訂正。從長失聲。是其證。隸辨以蝮爲水蝮。又引蝮爲蝮。蝮皆失之。未秋，截霜稼苗。

天殘，截與天札之札聲近而義同。故釋名云：札，截也。氣傷人如有斲截也。管子五行篇：旱札苗，舛民厲。尹知章云：札，天舛也。是苗天舛亦謂之札。札猶截也。故云：未秋截霜稼苗。天殘矣。第十三行：綏億，衙彊，綏億皆安也。韋注：晉語云：億安也。衙與禦同。言能安彊禦之人也。禦，彊即彊禦。倒文協韻耳。第十五行：揆往卓，今廣雅云：卓，明也。言以古知今也。第十七行：世世嘆誦，誦讀若容與通。靡同功爲韻。小雅節南山篇：家父作誦，與訥邦爲韻。楚辭：九辯自壓，按而學誦，與通。從容爲韻。是其證也。武榮碑：萬世諷誦，亦與功同爲韻。第廿一行：或解高格，下就

平易格卽棧閣之閣析里橋廊閣頌云減西口之高閣
就安甯之石道意與此同也開通褒余道石刻始作橋
格辛李造橋碑棧格陵陵竝以格爲閣

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右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永壽二年七月立并碑陰
兩側皆八分書無額在兗州府曲阜縣孔廟中第二行
莫不驥思嘆叩師鏡案易是類謀云在主驥用鄭注云
驥庶幾也廣雅云驥企也文王世子注引孝經說云大
夫勤於朝州里驥於邑字或作冀又作覲竝同隸釋漢
隸字原隸辨竝以驥爲驥字則義不可通矣第七行尊

琦大人之意連彊之思漢隸字原隸辨皆以彊爲彌字

錢氏辛楫金石文跋尾云連彊卽卓爾也念孫案古書

爾字無通作彊者婁顧以彊爲彌是也漢碑彌字多作彊連彌

皆遠也說文連遠也字亦作卓楚辭九章云道卓遠而

竝云彌此言連彌之思下言連越絕思其義一也弟八

行皇戲統華胥錢云自皇戲統華胥而下五十二句句

皆四言獨皇戲句五言而皇字特跳上一格書之殊不

可解竊意此字後人妄加案錢說是也原碑皇字出格

至隸釋則與各行平列矣兩漢金石記乃謂皇字筆法

與前後正合非後人妄加則是不論行之高下句之長

短而但以其筆法相似遂定為真迹獨不思此碑皇字凡四見後人固能依放而為之乎皇戲統華胥殊為不詞且碑中之字上下相距自有定式唯皇戲二字相距不及四分與諸字疏密懸殊則皇字為後人所加無疑第十二行天與厥福永享年壽年壽大壽也呂氏春秋謹聽篇賢者之道年而難知高注云年猶大也太平御覽工藝部十一引淮南注亦云年大也陳氏子文金石遺文錄謂年壽即眉壽非是引之云弟一行霜月之靈霜月即爾雅之七月為相也霜相古同聲故霜字以相為聲淮南原道篇鈞射鸛鷓中山經注引作弋鈞瀟湘

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引作射鈞瀟湘瀟湘之為鸛鷓亦

猶相月之為霜月矣靈讀為令般庚弔由靈某氏傳云靈善也正義以為爾雅

釋詁文今爾雅靈作令周齊侯鐘銘命難老即令命微絲鼎銘永令需且即永命令終令需靈古同聲而

通士冠禮祝辭云令月吉日又云以歲之正以月之令

霜月之令皇極之日謂七月五日也史晨饗孔廟後碑

云乃以令日拜謁孔子意與此同集古錄以霜月為九

月非是以九月霜降而謂之霜月則正月雨水亦第五

可謂之雨月乎以此紀月未之前聞也行雷洗觴觚爵鹿粗榼遷枵禁壺趙氏金石錄云所謂

鹿者禮圖不載莫知為何器後見汶陽陳氏所藏古彝

為伏鹿之形近歲青州獲一器亦全為鹿形疑所謂鹿

者亦因其形而名之耳隸釋云𣪠音凡木名也皮可爲索隸辨云𣪠可爲索非禮器也博雅盃也集韻音凡與𣪠同音或是借𣪠爲盃案碑所陳禮器皆禮所必用之器器形似鹿古無其名趙說非也顧以𣪠爲盃差爲近之然古祭祀燕饗無用杯者禮器亦不當有盃錢氏穀校金石錄記云射禮有鹿中爲鹿形背設圍箚以納算籌又有𣪠如屏風所以爲獲者御矢鹿卽鹿中𣪠恐卽𣪠也案盛算之器鄉射禮但謂之中或謂之鹿中而不謂之鹿若但謂之鹿則不知爲何物矣雷洗觴觚爵鹿祖榼盞𣪠禁壺皆飲酒所用非射所用若雜以鹿中

與𣪠斯爲不倫矣錢說亦非也今案鹿卽角也𣪠卽豐也皆聲之假借古音角與鹿同周南麟之趾以角族爲韻召南行露以角屋獄足爲韻周頌良耜以角續爲韻禮大記寔于綠中鄭注云綠當爲角聲之誤也史記留侯世家角里先生李濟翁資暇錄引荀悅漢紀作祿里今本漢紀作角里乃後人依史記改之角祿綠鹿四字古竝同音故角通作鹿特牲饋會禮記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鄭注引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禮器云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是角與爵觚觶散同爲飲器故碑於觴觚爵之下

次以角也

觶即解也說文寔曰觶虛曰觶

古音𣎵與豐相近鄭注士喪

禮下篇云今文窆為封又注檀弓王制曾子問竝云封當為窆窆之為封亦猶豐之為𣎵也說文𣎵覆也從而乏聲方勇切漢書會貨志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音方勇反覆也𣎵泛從乏聲而音方勇反亦猶𣎵從乏聲而讀為豐也說文豐豆之豐滿者也從豆象形鄉射禮命弟子設豐注云豐所以承爵也形蓋似豆而卑大射儀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甌在南有豐注云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為若井鹿盧其為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是豐與豆相類故碑於桓邁之下次以豐

豐或作𣎵字從木與桓之從木同義

豐又可承尊與於禁同類故碑於

豐下次以禁也

郎中鄭固碑

右郎中鄭固碑延熹元年四月立八分書篆額在濟甯州儒學中是碑中斷後遂失其下段而上段尾復陷入土中故向來拓本唯存不全之上段雖正六年州人李鵬得下段於泮池旁乾隆四十三年其子東琪與定海藍嘉瑄復將上段升高出土而此碑遂全第六行詔拜郎中非與好也案碑內其字或作其或作其唯此其字作與上從由亦猶楊著碑基字之作基也

隸釋漢隸字原隸辨皆作

墓今此碑已亡而世間與者其之借字也說文與舉也

拓本直改舉為基矣音由聲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隊楚人與之今春

秋傳與作基說文縹帛蒼艾色從糸與聲廣韻云與說

文音其其與與同音故字亦相通校官碑雅容其閑其

字作與正與說文同此碑作與下從丌音則與說文小

異其實一字也隸釋直書作其則非其原文矣弟八行

君大男孟子有楊與之木楊與即法言所謂吾家之童

與也問神劉貢父謂子雲本姓楊從手不從木據此可

以正其謬矣說見弟十行昔姬公口武句弟述其兄句

綜口口句口口行句於蔑陋句獸曷敢忘句乃刊石句

已旌遺芳句於蔑陋者於音與歎詞也蔑陋謂鄙小也

鄭注君與云蔑小也高注淮南脩務篇云陋鄙小也漢書韋元成傳云於蔑小子

與此於蔑陋同義兄行忘芳為韻兄讀若荒行讀若杭

隸辨以行於蔑陋四字為句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

矣

泰山都尉孔宙碑

右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七年七月立并陰俱八分書

篆額在曲阜縣孔廟中第六行口口祠兵遺畔未甯祠

兵即治兵也左氏春秋莊八年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

宙傳嚴氏春秋故書此碑者亦從公羊作祠兵也第十

三行帝賴其勳民斯是皇皇正也言民歸於正也爾雅

正也爾雅破斧篇四國是皇毛傳皇匡也引之云弟十二行乃綏二縣黎儀

以康黎儀即皋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某氏傳云獻賢也

獻與儀古同聲而通用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先鄭司農讀獻為儀餘見下大誥

之民獻有十夫傳亦訓為賢而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王

莽仿大誥亦云民儀九萬夫見漢書翟方進傳今本儀上有獻字後人依古文尚

書加之也孟康釋民儀云民之表儀謂賢者則正文本無獻字辭見漢書凡古文作獻者今

文多作儀此碑云黎儀以康斥彰長田君碑云安惠黎

儀堂邑令費鳳碑云黎儀瘁傷漢碑多用今文尚書此

三碑皆言黎儀則皋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廣

雅云儀賢也蓋用今文說也隸釋跋費鳳碑以黎儀之儀為反其旄倪之倪失之矣

碑陰上列弟十七行東郡東武陽勝穆勝即凌字也勝

凌二字皆從二二者夂之省文今俗作夂乃古疑字說文勝夂出

也從夂朕聲詩曰內于勝陰凌勝或從夂是其證勝隸

省作勝故廣雅云勝夂也勝為凌之本字故凌姓之凌

古亦作勝此碑之勝穆是也隸釋漢隸字原隸辨兩漢

金石記竝書作勝則以甲代乙矣

執金吾丞武榮碑

右執金吾丞武榮碑無年月據碑稱遭桓帝喪卒則當

在建甯改元之初并額俱八分書在濟甯州儒學中弟
二行蕢然高厲蕢然高貌也字亦作邈楚辭離騷神高
馳之邈邈是也厲亦高也呂氏春秋季冬篇注云厲高
也廣雅皋陶謨庶明厲翼史記夏本紀作眾明高翼劉
歆遂初賦云天烈烈以厲高兮是厲與高同義故曰蕢
然高厲弟八行陵惟哮虎陵與稜同俗作稜稜威也漢書
李廣傳威稜憺乎鄰國李奇云神靈之威曰稜後漢馬
稜字伯威是稜與威同義集韻稜又音陵是稜與陵同
音故曰陵惟哮虎言其威稜如哮虎也辛李造橋碑稜
格陵陵亦以陵爲稜

衛尉卿衡方碑

右衛尉卿衡方碑建甯元年九月立并額俱八分書在
兖州府汶上縣西南弟四行少呂文塞長以欽明案古
文尚書堯典欽明文思安安今文思作塞後漢書和熹
鄧后紀注第五倫傳注陳寵傳注並引尚書考靈耀云
堯文塞晏晏魏受禪碑亦云九又鄧壽傳注引鄭注考
靈耀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緯書皆用
今文故文思作文塞漢碑亦多用今文故與緯書同也
第十七行鐫茂伐祕將來伐功也祕告也言刻石紀功
以告來世廣韻曰祕告也酒誥曰厥誥恣庶邦庶士言

詰告庶邦庶士也又曰女典聽朕恣言女常聽朕告也
舊訓恣為慎失之說見經義述聞車騎將軍馮緄碑曰刊石表績以恣
來世此碑曰鐫茂伐祕將來祕與恣古字通第十九行
邊民是鎮鎮讀平聲與上下文為韻廣韻鎮字又音陟
鄰切周官天府凡國之玉鎮釋文鎮又音珍周語是陽
失其所而鎮陰也宋庠補音云鎮音珍馮衍顯志賦覽
聖賢以自鎮與元親神為韻平都相蔣君碑社稷之鎮
與銀均年昆為韻皆其證今高郵人謂壓物曰鎮聲如
珍也

魯相史晨奏出王家穀祀孔子碑

右魯相史晨奏出王家穀祀孔子碑建甯二年三月立
八分書無額在曲阜縣孔廟中第七行脩定禮義義與
儀同古禮儀字本作義說文義已之威儀也小雅楚茨
篇禮儀卒度韓詩儀作義周官肆師治其禮儀故
書儀作義先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
時所謂義為誼又大司徒以儀辨等典命掌諸侯之五
儀故書儀竝作義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大
戴記朝事篇儀作義漢書禮樂志制之禮儀樂記儀作
義禮儀即中庸之禮儀三百也此述孔子正禮樂之事
故曰脩定禮儀非仁義禮智之義

史晨饗孔廟後碑

右史晨饗孔廟後碑八分書刻於前碑之陰第三行述
脩辟靡社稷品制脩即循字說文述循也故云述循辟

靡社稷品制前碑云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依亦循也
隸書循脩二字相似寫者多亂之然皆形之誤非聲之
通也或者不察遂謂循脩二字古通誤矣韻書循在諄
部脩在尤部尤與諄可通用平是碑循字左邊作丩乃
彳字之省其右邊則仍是盾字但缺末畫耳而錄此碑
者皆作脩則直是脩字矣

博陵太守孔彪碑

右博陵太守孔彪碑建甯四年七月立并陰俱八分書
篆額在曲阜縣孔廟中第二行矚焉汜而不俗汜音汜
濫之汜方言云汜洿也自關而東曰汜洿與汚同廣雅

云汜汚也漢書王褒傳云水斲蛟龍陸剝犀革忽若彗

汜畫塗彗者埽也

後漢書光武紀注云彗埽也班固
東都賦云戈鋌彗雲羽旄埽霓

汜

者汚也謂如以帚埽穢以刀畫泥也如淳顏師古以彗
爲帚汜爲汜灑地皆失之史記屈原傳云濯淖汚泥之
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矚然
泥而不滓卽此所云浮旂塵埃之外矚焉汜而不俗也
第四行遵王之素素謂成法也鄭注士喪禮云形法定
爲素宣十二年左傳云不愆于素是也案洪範云無偏
無頗無偏無黨又云遵王之義遵王之道遵王之路此
云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者約舉書詞而小變其文猶下

文言惇懿允元耳或以為遵王之路之異文非也漢書
敘傳云遵王之法亦是約舉書詞也薦可黜否否字原
文疑本作不不即否字也故經傳多以不為否今碑文
作不口字甚小局促於不字之下不成字體疑後人補
刻也而隸釋漢隸字原皆作否則南宋時碑文已然矣
弟五行祇用既平此用易坎九五爻辭也坎九五祇既
平王注云祇辭也釋文祇音支案祇字從氏與祇字不
同祇音脂敬也字從氏此兩字一屬五支一屬六脂聲
義既殊而字形亦異碑文祇字已泐僅餘八形而其字
從氏不從氏尚灼然可辨與上文所在祇肅之祇作祇

者不同隸釋作祇失之矣弟九行去位闔口以孝竭口
餘暇徭徼彈琴擊磬口口之味而不改其靜竭下疑是
情字禮器云竭情盡慎是也今情字左邊尚隱隱可辨
磬靜二字古讀平聲正與情為韻也樂記石聲磬史記
升之未濟云荷蕢擊磬隱世無聲晉董京荅孫楚詩云
夫古之至人藏器於靈縕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
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涼鸚鵡能言泗濱浮磬眾人所
翫豈合物情是磬字古讀平聲表記文而靜鄭注云靜
或為情大戴記文王官人篇飾貌者不情逸周書情作
靜六韜守國篇云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
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楊雄解嘲云爰弟十行口疾
清爰靜游神之庭是靜字古亦讀平聲弟十行口疾
彌流流與畱同逸周書謚法篇云彌久也顧命云病日
臻既彌畱是也弟十一行羣臣號咷靡所復逞逞者解

也言悲痛不可解也方言云逞解也成元年左傳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杜注與方言同弟十二行口是口吏崔口口口王沛等是上當是於字吏上當是故字於字左邊尚隱隱可辨也弟十六行邈矣不意意讀入聲與惻極息力為韻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會則得息國為韻楚辭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為韻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為韻秦之罘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極則式為韻皆其證也

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右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建甯四年六月立八分書額

有惠安西表四象字在階州成縣棧道中磨崖第九行緣崖俾閣俾與比同言閣相比次也小雅漸漸之石篇俾滂沱矣論衡明雩篇作比滂沱矣大雅皇矣篇克順克比樂記作克順克俾是比俾古通用十四行鏤燒破析鏤與鑄同謂燒鑿山石而破析之也說文鑄琢石也淮南本經篇鑄山石高注云鑄猶鑿也下文云鏤山浚瀆天井道碑云鏤鎚西坂義竝同也

李翕天井道碑題名

右李翕天井道碑題名建甯五年四月立八分書亦在成縣棧道中今天井碑世無拓本唯題名尚存翕氏覃

谿趙氏晉齋皆云本在西狹頌後而隸續誤以為天井
碑題名余謂隸續不誤請以四證明之隸釋所載西狹
題名祇有二行今此碑題名有十二行較多十行而隸
續所載天井題名則正是十二行一也隸釋西狹題名
是小字非大字隸續碑式又云西狹頌末有小字題名
二行低四寸許今此碑題名十二行皆是大大則非西
狹之題名矣二也隸釋西狹題名弟一行云丞右扶風
陳倉呂國字文寶弟二行云故府掾口口口孟字口
口共缺六字今此碑弟一行與隸釋所載同弟二行則
云門下掾下辨李虔字子行與隸釋所載異且一字不

缺而隸續所載天井題名之弟二行則正與此同其與
面狹題名同者唯弟一行耳豈得以一行相同而即定
為面狹題名乎三也西狹題名小字二行近世拓碑者
皆遺之余家所藏本亦然然未行之左右殘字一行則
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十一字皆各存其右半此
低四格與前行六且是小字非大字始知洪氏之言信
月之六字相平而有徵四也

李翕析里橋邨閣頌

右李翕析里橋邨閣頌建甯五年二月立并額皆八分
書在漢中府略陽縣棧道中磨崖是碑有申如墳重刻

本字甚拙惡，又於缺處妄補五十二字，諸家論之詳矣。此拓本是原刻，非申本也。第一行涉秋霖漉霖漉，謂山水下注也。說文云：淋淋，山水下也。一切經音義二引三倉云：淋漉，水下也。淋漉與霖漉同。第二行漢水逆讓管子君臣篇注云：讓，猶拒也。言漢水暴漲，逆拒谿水，不得下注也。第三行郁閣尤甚。案廣雅：隳，衰也。曹憲音布乎反。其字從阜甫聲。碑文作郁者，移自於右耳，非從邑也。下文說郁閣之狀云：緣崖鑿石，處隱定柱，臨淡長洲三百餘丈。蓋棧閣傾衰不平，因謂之郁閣矣。第四行處隱定柱，隱安也。於安處立柱也。下文云：改解危始，即便求

隱，便隱皆安也。言去危而即安也。故廣雅云：便隱，安也。第十行醜散關之嶰，潔與釋同。潔，即燥溼之溼也。溼之溼，說文本作濕，隸省作濕，又作潔。其右邊作累者，省絲為糸，又變日為田耳。金石文字記釋此碑，潔字引漢書功臣表：濕陰定侯昆邪，霍去病傳：王莽傳皆作濕陰，以證濕潔之本為一字。兩漢金石記謂濕陰之濕音它，合反，與燥溼之溼不同，不當援以為證。又疑此碑不當以潔為溼。今案濕字從水，濕聲，濕音五合反，而古聲則與溼相近。故說文溼字，即從濕省聲也。凡入聲合部中從合從及從立從集從羃之字，古聲皆在緝部，故溼從濕省聲，而原濕之濕亦從濕聲也。原濕之濕與溼濕之濕皆從濕。

馨故隰字亦通作濕漢書地理志濕音它合反而古聲
面河郡隰成縣王子侯表作濕成亦與溼相近故經傳溼字多通作濕濕與溼本是一字
此碑以溼為溼猶經傳之以濕為溼也漢書功臣表濕
沃公士濕音它合反水經注作溼沃案此縣為溼水之
所經故有溼沃之名而地理志作溼沃是溼溼可以互
通燥溼之溼通作溼猶溼溼之溼通作溼無足異也洪
氏筠軒平津讀碑記以溼為燥字之借引說文案燥也
皐山形玉篇皐同窰力罪切為證案嶄巖皐皐等字古
無作水旁者徧考諸書溼字亦無力罪之音且嶄者平
之反溼者燥之反故云醴散關之嶄溼從朝陽之平燥

若以溼為燥則與下句不對矣第十五行口口口樂行
人夷欣樂上似是歡字其下半尚隱隱可辨也第十六
行川兌之閒川古坤字坤在西南方兌在西方言其地
當二方之閒也第十八行口口救傾兮全育口遺救傾
上似是扶跋二字其右邊皆隱隱可辨說文跋躡跋也
故云扶跋救傾遺上是才字碑文作子惟左邊殘缺耳

司隸校尉楊淮銘

右司隸校尉楊淮銘熹平二年二月立八分書無額在
襄城縣棧道中磨崖第五行兄弟功德牟盛兄卽兄字
也此碑自故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至河南尹皆敘楊

淮歷官之事自伯邳從弟諱彌字穎伯至下邳相皆敘
楊彌歷官之事此云兄弟功德牟盛當突三事不幸早
隕乃繼承上文而言故下文云二君清口約身自守俱
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今本隸續兄弟作元弟乃傳刻
之譌若云元弟功德牟盛當突三事則是專美楊彌而
不及楊淮無是理也洪氏跋云凡稱元子元兄元舅之
類皆以長言之二楊俱曰元孫猶元士然以元爲美稱
也此但釋元孫而不及元弟故知今本元弟爲傳刻之
譌也而葉氏九苞金石錄補乃云獨悼穎伯未登三公
之位而卒故稱元弟以美之謬矣蓋今拓本兄上口字

右邊一直微缺而下一橫較長與元字相似葉氏旣爲
誤本隸續所惑遂不復細審而爲之說也

司隸校尉魯峻碑

右司隸校尉魯峻碑熹平二年四月立并額及碑陰俱
八分書在濟甯州儒學中弟三行博覽羣書無物不棗
隸釋云以棗爲看隸辨云棗乃刊正之刊兩漢金石記
云棗卽刊字猶筆削勘之義念孫案廣雅云記棗志
識也識卽多學而識之之識博覽羣書無物不棗卽曲
禮所謂博聞強識非謂觀看亦非謂刊正也弟八行蠲
細舉大權然疏發權然猶較然明貌也廣雅云較明也

曹憲音角史記平津侯主父傳較然著明索隱云較音角漢書張安世傳云賢不肖較然一切經音義七云較

古文權同古學反較然之為權然猶較崇之為權崇考

記與人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鄭注故書較為權杜子春云當為較釋文較古學反大較之為大

權史記律書世儒闔於大較索隱較音角續漢書律歷志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權常數而已大權即大較

辜較之為辜權也漢書陳咸傳沒入辜權財物銘詞云

礪落彰較義亦同也較與較同史記伯夷傳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彰明較著即此所

謂彰內懷溫潤溫字作溫說文溫從水盃聲盃從皿從

囚此碑溫字右邊作盃其上半即人字也有八無口音

者隸省耳隸釋漢隸字原竝作溫今本隸釋又譌作兩溫此依明萬厯本

漢金石記作溫皆非其原文也唯隸辨不誤第十七行

喚矣的的洪云的的字易火以日案說文的明也從日勺

聲小雅賓之初筵云發彼有的俗作以祈爾爵然則的

字古讀若勺故與較爍綽連虐邈權倒樂為韻的訓為

明故曰喚矣的的非字本作灼而易火以日也

碑陰上列弟一行河內襄管懿襄與懷同漢書漢碑多以襄為懷

謂河內郡懷縣也襄字下半微缺而張氏亟齋遂釋為

夏字誤矣下列第六行東郡樂平邢顥口口顥下一字

似對字

武都太守耿勳碑

右武都太守耿勳碑熹平三年四月立八分書無額在
成縣棧道中磨崖是碑經後人重鑿頗多謬誤兩漢金
石記辯之已詳其未經重鑿而誤釋者尚有數字今具
論之第三行壓難和戎武需慷慨隸續作武慮慷慨案
此句第一字右邊已泐而武字在左則非武字也第二
字亦非慮字諦審碑文似是越虎二字越古暴字也周
漢碑暴字多作越暴虎慷慨喻其赴敵之勇耳論語暴虎馮河
亦謂行三軍之事也第五行考績有成苻英乃胙兩漢
金石記英字作莢說云莢卽筭字蕩陰令張遷碑八月
莢民卽此字苻英乃胙者胙卽福祚之祚古通用也念

孫案符筭乃祚義無所取且碑文明是莢字非英字也
苻英卽符策胙者賜也言考績有成乃賜之以符策命
爲太守也韋注齊語云胙賜也隱八年左傳胙之士而
命之氏是也下文云天胙顯榮義亦同也第六行喜不
縱慝感不戮仁隸續感作威案碑文是感字非威字古
字以感爲憾憾恨也不以忿恨而戮及仁人也說文無憾字昭
十一年左傳唯蔡於感感卽憾字宣十二年二憾往矣
成二年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唐石經竝作感宣
二年以其私憾襄十六年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
之地二十九美哉猶有憾釋文竝作感逸周書大戒
篇內姓無感外姓無譴韓策感忿睡眦之意鹽鐵論備
胡篇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漢書張安世傳何感
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杜鄴第十行抹活口口千
傳內無感恨之隙竝以感爲憾

有餘人隸續抃活作扶活案碑文作抃明是抃字非扶字也。抃卽救字。漢書董仲舒傳將以抃溢扶衰是也。弟二十行拯阨抃傾字作抃隸續亦誤作扶。赤子遭慈。遭字碑文作遭隸續作遺案。赤子遭慈文義殊晦。且碑文是遭字非遺字也。赤子遭慈。已活已生。言赤子遭慈母而生活也。

校官碑

右校官碑。光和四年十月立。并額俱八分書。在江甯府溧水縣儒學中。弟一行隸釋於三百八十有七載之下。缺三字。其下有于字。今案碑文非于字。昇誅曰昇卽說

文昇字上從由下從升

音拱

今碑省昇作界而以為其之

俗字

說見鄭固碑

隸釋金薤琳琅作界皆不誤。兩漢金石記

改昇為其非也。弟十一行宗懿招德宗尊也。招與昭同。

昭明也。猶言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也。昭古通作招。

左傳楚康

王昭史記楚世家論衡吉驗篇昭並作招史記建元已來王子侯者表劇魁侯昭漢表作招昭十二

年左傳作祈招之詩。張衡東京賦。招有道於側陋。賈逵薛綜注。並云招明也。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亦謂彰人之過。章注訓招為舉非也。

說見經義述聞

發彼有的。雅容口閑。

閑上一字。諸家皆缺。今諦審碑文亦是昇字。但由字不省作田。與上昇字小異耳。

郟陽令曹全碑

右郟陽令曹全碑中平二年十月立并陰俱八分書無額在同州府郟陽縣儒學中第三行巴郡胸忍令段氏若膺說文注云曲禮左胸右末鄭云屈中曰胸引伸爲凡屈曲之稱漢巴郡有胸忍縣十三州志曰其地下溼多胸忍蟲因名胸忍蟲卽蚯蚓今俗云曲蟺也漢碑古書皆作胸忍不知何時胸譌胸忍譌胸閼駟上音春下音閼通典上音蠢下音如尹切廣韻則上音蠢下音閼而大徐乃於肉部增胸臆二篆上音如順下音尺尹不知爲胸忍之字誤且謂其地在漢中又不知漢胸忍在

今夔州府雲陽縣而去漢中甚遠也念孫案淮南時則篇蚯蟻出高注云蚯蟻蠢蟻也蠢蟻閼聲相近是蚯蟻舊有此名非闕駟之妄作唯胸忍之爲胸臆乃是後人之譌耳第九行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薄官又下文主薄王厯此兩薄字皆今之簿字也說文無簿字古俗薄字爲之孟子萬章篇孔子先簿正祭器音義云簿本多作薄誤而不知作薄者乃古本也漢碑中主簿字作薄者不可枚舉作簿者僅見耳而金薤琳琅薄官字改爲簿金石文字記兩漢金石記兩薄字皆改爲簿誤矣第十行充豫荆楊楊字從木案藝文類聚州部初學

記州郡部鈔本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尚書周官爾雅
揚州字皆從木佩鱗云楊柳也亦州名又云按禹貢淮
海惟揚州正義云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則非當從
木據此則郭氏所見本尚從木也宋本爾雅江南曰揚州宋本史記夏本紀
淮海維揚州字並從木唐許嵩建康實錄引春秋元命苞云地多
赤楊因取名焉其說雖不足為據然亦可見揚州字之
本從木矣自張參五經文字以從木者為非而唐石經
遂定從手矣廣韻揚舉也又州名亦踵張氏之誤禹貢
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云兩河閒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
冀冀近也濟河閒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

淮海閒其氣寬舒厥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
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揚也今本作揚輕也乃荆州後人所改辯見下荆州
其氣燥剛厥性彊梁故曰荆荆彊也河南其氣著密厥
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而其氣蔽壘厥性急凶故曰
雍雍壘也冀近兗信徐舒揚揚荆彊豫舒雍壘皆同聲
而異字後人徒以厥性輕揚之語遂謂揚州字當從手
矣不知以揚釋揚猶以壘釋雍也若改揚州為揚州則
亦將改雍州為壘州乎揚州字既改為揚則揚揚也之
文不可通故又改為揚輕也以彌縫其闕不知李釋九
州皆取同聲之字為訓輕與揚不同聲也又公羊莊十

年疏及爾雅釋文廣韻所引李注皆無楊揚也三字蓋

後人改揚為揚遂刪此三字耳據尚書正義所引有揚

輕也三字亦足證後人之妄刪矣公羊疏所引有冀近

疆也充信也徐舒也幽要也營均也而無揚揚也爾雅

釋文於荆徐營三州未引李注所引六州有冀近也豫

舒也雅維也充信也幽要也而亦無揚揚也今書傳中

揚州字皆改從手旁唯漢碑從木人不能改故至今尚

存耳竹邑侯相張壽碑遭江楊劇賊酸棗令劉熊碑出

省揚土其字亦從木隸釋所載冀州刺史王純碑出使

揚州荊州刺史度尚碑楊賊畔於口口車騎將軍馮緄

碑督使徐揚二州此碑今本謄作揚依萬厓本改大尉陳球碑陸梁荆

楊陳球後碑剝落荆楊無極山碑楊越之槌口條蕩巴

郡太守張納碑揚州寇賊其字皆從木是漢碑揚州字

無從手者

蕩陰令張遷頌

右蕩陰令張遷頌中平三年二月立并陰俱八分書篆

額在泰安府東平州儒學中第二行在帷幕之內幕字

蓋本作莫史記廉頗閻相如傳市租皆輸入莫府馮唐

傳上功莫府以下二傳漢書同李將軍傳莫府省約文書籍事

後漢書吳漢傳莫府上兵簿皆以莫為幕史記索隱引

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治無常處以幕帟

爲府署故曰莫府是漢時帷幕字通作莫也今碑文作
幕中字甚小局促於莫字之下不成字體蓋後人補刻
也碑中字上下相距自有定式今於莫下加中字則而
字形太長致與下字迫近比之諸字疏密懸殊矣而
金薤琳琅已作幕則明時碑文已然矣第五行爰旣且
於君金石文字記云旣且者暨之誤此以一字離爲二
字也金石文跋尾云爰旣且於君詳其文義謂張氏什
漢世世有德後有興者且於君也顧以旣且爲暨之誤
乃由臆斷遽詆碑爲訛謬豈其然乎兩漢金石記云錢
說頗似牽強下文藝於從政政字亦誤作映想東漢時
能書胥史固不乏人竟似草稟審視未明而茫然下筆

者然則暨之爲旣且亦是誤筆未可執一而論矣念孫
案翁說是也爰旣且於君義不可通明是爰暨於君之
誤魏元不碑爰暨于君卽其明證矣第十二行紀行來
本來卽求字言紀其行而求其始也始謂初生時也故
下文云蘭生有芬克岐有兆矣來字首筆作曲形自右
而左與上文三代以來之來字不同而金薤琳琅乃直
作來矣隸書求字或作來與來字相似說見前三公山
碑兩漢金石記以來字爲誤筆亦非也

仙人唐公房碑

右仙人唐公房碑無年月竝陰俱八分書篆額在漢中

府城固縣第六行鼠齧輓車被具輓車即藩車也襄二十三年左傳以藩載欒盈杜注云藩車之有障蔽者漢書游俠傳云乘藩車入閭巷嚴舉碑位至蕃車夏承碑輓軒六轡字竝與藩同說文軒曲輓藩車也輓車耳反出也義各不同此則借輓為藩也

碑陰第六行南鄭祝岱字子舉弟八行祝恆字仲舉弟十行祝崇字季舉崇即嵩字也周語融降于崇山韋注崇崇高山也史記封禪書云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漢書地理志云古文以嵩高為外方山是崇高即嵩高也嵩與崇同此三人或名岱或名恆或名崇而皆以舉為字是名與字皆取諸五嶽也第十一行祝榮字文舉則取榮舉之

義而其字亦作舉後人以舉山之舉讀去聲榮舉之舉讀平聲據此則古無異音也初學記引白虎通義云西方華山少陰用事萬物生舉故曰華山是舉山之舉與榮舉之舉義亦相通也

豫州從事孔褒碑

右豫州從事孔褒碑無年月竝額皆八分書在曲阜縣孔廟中是碑於雍正三年始出故向來諸家皆未著錄剝蝕過半僅存百七十餘字第二行治家業春秋口句綜口口典句篇藉靡遺句春秋下一字諸家竝缺諦審當是經字字雖泐而遺迹猶存孔宙碑云治嚴氏春秋

褒為宙之長子世傳其學故云治家業春秋經也綜下
一字牛氏階平金石圖以為極字今案碑文作柯而右
邊殘缺當是核字綜核者綜理而研核之漢書宣帝紀
贊云綜核名實是也弟二十三兩行口磐口口句逢
口百口句逢下當是此字百下當是凶字今此字已不
可見而凶字尚存「形褒以匿張儉事獲禍故云逢此
百凶王風兔爰文凶字與上隆下頌為韻頌讀若容

武梁石室畫象三石

右武梁石室畫象三石無年月字皆八分書在嘉祥縣
武氏祠中碑石湮沒已久唯揚州馬秋玉家有舊拓本

所存者伏戲至丁蘭十四幅而已乾隆丙午秋黃司馬
小松於嘉祥縣紫雲山下搗得原石乃就其地為堂垣
而砌諸石於內榜曰武氏祠堂誠盛事也於是命工椎
榻分遺同好較馬氏所藏本多十之七八又補洪氏所
缺者七十餘字余今所藏本即此本也第一石第二層
弟二幅祝誦氏無所造為末有耆欲刑罰未施隸釋末
作未蓋傳寫誤也末者無也無所造為末有耆欲互文
耳下文刑罰未施其字始作末弟九幅夏禹長於地理
脈泉知陰此用尚書刑德放文也藝文類聚職官部三
太平御覽職官六並
引尚書刑德放云禹長於地理水
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為司空脈莫狄反相也猶詩

言相彼泉水也說文作睪又作睪爾雅云睪相也周語
古者大史順時視土韋注云視視也作脈者借字耳魏
策云前脈地形之險阻是也所圖禹象其冠上銳下廣
如笠形手持兩刃雷說文柴兩刃雷也玉篇胡瓜切案
莊子天下篇引墨子云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親自操橐
耜司馬彪云橐盛土器也崔沐甚雨櫛疾風淮南脩務
篇云禹沐淫雨櫛扶風決江疏河要略云天下大水禹
身執橐耜以爲民先今本雷譌作此圖頭戴笠手執雷
正所謂櫛風沐雨身執橐耜者也朱氏竹垞跋云禹冠
頂銳而下卑殆士冠禮郊特牲所云毋追者是觀此可

悟聶崇義三禮圖之非念孫案朱氏此說其不可通者
有三王者受命然後異器械別衣服禹之治水在帝堯
之時安得遽有毋追之制一也毋追禮冠也非治水時
所宜用頭戴禮冠手持畚雷則尤爲不倫二也續漢書
輿服志云委貌冠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
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今此圖冠形上銳
不似覆杯且無前高後卑之別豈毋追之制乎據輿服
志所云則三代冠制相去不遠故三禮圖引舊圖云毋
追章甫委貌其制相比今此冠上銳而下廣作三角形
禮冠皆無此制三也第十二幅子騫衣寒御車失楯楯

與箠同說文箠擊馬箠也

今本脫箠字據玉篇補

字或作捶莊子

天下篇一尺之捶漢書路溫舒傳捶楚之下急就篇秩

捶槌杖棍秘投捶字竝從未隸釋失字上下各缺一字

某氏跋云洪本僅存一失字今全文可讀乃是御車失

稊稊與鞅同念孫案此說非也原文作𦓐明是捶字非

稊字

說文𦓐艸木華葉𦓐象形𦓐遠邊也從土𦓐聲𦓐小𦓐也從𦓐𦓐聲隸書𦓐𦓐𦓐三字多書作𦓐凡

漢碑中作垂作垂者皆垂之省文非垂之省文也此碑捶字右邊作垂亦是垂之省文捶為御者

所執衣寒則手僵手僵則失捶若鞅為馬頸鞅非御者

所執馬失其鞅與閔子衣寒曾不相涉不得言子騫衣

寒御車失鞅也且上文以明方綱為韻下文以連驪馬

為韻父與為韻此以移捶為韻若以捶為稊則失其韻

矣憶乙未之冬余在郡城始晤汪君雪疆雪疆新得馬

秋玉家所藏石室畫象舊拓本屬余作跋余為題數十

字且言某氏以捶為稊之誤即翁閣學跋語內所云高

鄧王石臞說此字凡數條者是也後此本歸於黃君小

松小松作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曾用余說而惜其言之

不詳也自乙未至今五十六年雪疆小松皆已下世而

余年亦八十有八矣此原石拓本小松所手贈也書此

為之憮然

漢隸拾遺

余年六十有八矣出取石鼓文小篆泐毛銀出書州
 大信亦自了未至今正十六年書泐小篆習字不野而
 亦小篆泐小篆泐金曰文宅曾與余論而泐其言之
 遂正其泐遺此字凡幾泐者甚也對此本編於黃昏小
 字且言其泐以泐泐泐之焉嗚呼余聞學泐書內泐云
 亦正其泐遺此字凡幾泐者甚也對此本編於黃昏小
 矣對了未之於余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
 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

